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閭

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本名驢，崔浩改爲閭而字之。太武時徵拜中書博士，文成末，遷中書侍郎。獻文初，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領東徐州刺史，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承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太和中，除廣陵王師，出爲鎭南將軍相州刺史，徙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徵爲太常卿。宣武即位，以光祿大夫致仕。景明三年卒，謚曰文侯。（北史作文貞）有集三十卷。（魏書高閭傳：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

宣命賦

（魏書胡叟傳：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

諫討淮北表

伏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

至于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復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于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稽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

魏書高閭傳，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

議斷祿表

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于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

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欲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于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闚覦絕心利潤之厚同于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堤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魏書高閭傳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閭表詔從閭議

請築長城表

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寍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于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

之謂歟今宜依故于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于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于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采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

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闊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逾榮雖三背而彌寵（魏書高閭傳北史三十四又見通典一百九十六作皇興中征南將軍刁雍上獻文帝表其文全同據閭傳乃上孝文帝表並非為刁雍代作也今從閭傳編入閭集中）

應詔陳損益表

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于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啟聖姿利見纂

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已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于上九功咸序于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備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禮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于天理違于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違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

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鎭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稅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于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于百姓論語

曰不忠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于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魏書高閭傳

諫應曹虎表

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魏書高閭傳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眞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不納

論淮南不宜留戍表

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與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卒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

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尅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脩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尅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于伊洛畜力以待敵衅

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擬天常之摠指辰不遠魏書高閭傳高閭攻鍾離未剋將于淮南修故戍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其論其狀閭表

請使公孫崇韓顯宗參知音律表

書稱同律度量衡論云謹權量審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為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于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今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被敕理樂與皋宗博士孫惠蔚太樂祭酒公孫崇等攷周官國語及後漢律厤志案京房法作準以律吹律以調絲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別事以麤舉書既三奏備在前聞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犬馬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慺慺惓惓不敢忘怠近在鄴見崇臣先以其聰敏精勤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

長推效之術。故臣舉呂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鍾磬志議二卷，器數爲備，可謂世不乏賢。令崇徒教樂童書學而已，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實難，習業差怠，轉乖本意。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鍾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後漢律厤志，陛下親覽，已來厥衷，但然易了。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彊識，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已，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頗不已言廢人。魏書律厤志上，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閭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閭出爲相州刺史，十八年閭表

請裁鄴中密后廟應罷應新表

伏惟太武皇帝發孝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感，已鄴土舅氏之故鄉，有歸魂之舊宅，故爲密皇后立廟于城內，歲時祭祀，置廟戶十家，齋官三十人，春秋烝嘗，冠服從事，刺史具威儀，親行薦酌，升降揖讓，與七廟同儀，禮畢撤會而罷。今廟殿虧漏，門牆傾毀，簠簋故

敢行禮有闕臣備職司目所親覩若曰七廟惟新明堂初制配饗之儀備于京邑者便應罷壞輟其常祭如曰功高特立宜應新其靈宇敢陳所見伏請恩裁魏書禮志一太和十九年六月相州刺史高閭表言

對詔議禘祫

禘祭圓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稱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事似據通典作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通典此下有殷之禘四字改取其禘名于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通典此下有其宗廟禘祫之祭七字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于一時止于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以為過數魏書禮志一太

和十三年詔議祫禘中書監高閭儀曹令李韶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云云又見通典五十作中書監高閭又言云云

六宗議

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閒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十有一家自晉已來逮于聖世以爲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比敕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衆疑則從多今或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爲一祀而祭之 魏書禮志一

五德議

帝王之作百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驗雖祚命有長短德政有優劣至于受終嚴祖殷薦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載舉其大

略臣聞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㠯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㠯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少紀迹殊桀紂至虐不廢承厤之敘厲惠至昏不闕周晉之錄計五德之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家殊別故張蒼㠯漢為水德賈誼公孫臣㠯漢為土德劉向㠯漢為火德㠯為水德者正㠯嘗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㠯為土德者則㠯亡秦繼厤相即為次不推順逆之異也㠯為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棄秦之暴越惡承善不㠯世次為正也故㠯承周為火德自茲厥後乃㠯為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㠯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晉亡已久若棄秦則中原

有窮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爲明驗故以魏承秦魏爲土德又五緯表驗黄星曜彩攷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未事爲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統有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踰河境被淮漢非若齷齪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繫蠻夷非關中夏伏惟聖明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歷功侔百王光格同于唐虞享祚流于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今若并棄三家遠承晉氏則蔑中原正次之實存之無損于此而有成于彼廢之無益于今而有傷于事臣愚以爲宜從尚黄定爲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賢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貶貶之今議者偏據可絕之義而不錄可全之禮所論事大垂之萬葉宜並集中祕羣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于理爲悉魏書禮志一太和十四年八月中書監高閭議以爲

既葬即吉議

君不除服于上臣則釋服于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褒麻朝
政吉凶事雜通典八十太和十四年

至德頌并表

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纘緒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蕩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祀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罹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于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嚼咨熙載禀承羣后爰祀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舉于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于今日昔唐虞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

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祜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

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陵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沖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垂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西徂東無思不服禎候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蜒遊鱗奕奕沖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朞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滄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魏書高閭傳　顯祖傳位闕

頌上表

鹿苑頌

北伐碑（魏書高閭傳高允舉閭自代遂爲顯祖所知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

濟陰太守魏悅頌德碑

祖母房年在弱笄，婠貞守志，秉恭姜之操，藉自毀之誠，頌曰：

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誕茲令胤，幽感乃昭。（魏書列女魏溥妻房氏傳）

全後魏文卷三十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韓麒麟

麒麟昌黎棘城人初爲景穆太子東曹主書文成卽位賜爵魯陽男（北史作漁陽男）加伏波將軍參慕容白曜征南軍事進冠軍將軍冀州刺史孝文時拜給事黃門侍郎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太和十二年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

推用新附表

齊土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幷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沈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庶或在茲（魏書韓麒麟傳）

陳時務表

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于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瘼、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于府庫、寶貨盈于市里、衣食匱于室、麗服溢于路、飢寒之本、實在于斯、

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勸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于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于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魏書韓麒麟傳）

韓顯宗

顯宗字茂親麒麟子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尋兼中書侍郎本州中正遷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尋忤旨以白衣守職太和二十三年卒景明初追贈章武男有馮氏燕志十卷孝友傳十卷集十卷

上書陳時務

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

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于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

第宅相尙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儉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朽之範則天下幸甚矣

其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于闈闥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淸道而後行尙恐銜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陛下少垂省察

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頤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魏書韓麒麟附

傳既定遷都顯宗上書

上言時務

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通典作門地，下皆倣此。御覽亦作門地)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以(通典御覽竝作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通典御覽作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通典御覽作其人)雖三后之胤，自墜于皁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通典無等字)無奇才，不若取士于門，(此御覽作門地)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魏書韓麒麟附傳，又見通典十六、御覽六百二十八)

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

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罰
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
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
言之止姦在于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
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
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
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于此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
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
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
宅中土稽古復禮于斯爲盛豈若周漢出于不得已哉案春秋之
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
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

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

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于廝豎之邑臧獲騰于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于斯古之聖王必使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敎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敎易

與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于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閈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于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

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幷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幷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童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

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㠯勸爲善不可㠯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

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蒱博之具㠯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諠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魏書韓麒麟附傳北史四十）

韓子熙

子熙字元雍顯宗兄子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孝昌初爲中書舍人加寧朔將軍歷著作郎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爲黃門永安中加征虜將軍免尋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孝武初領著作郎封歷城縣子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初爲侍讀國子祭酒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衞大將軍興和中卒武定初贈幽州刺史

伏闕上書理淸河王懌

竊惟故主太傅淸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靑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釁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潰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乂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愼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閨門靜守親賓阻絶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拷掠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首飮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

純貞非但蘊藏胸襟實乃形于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于萬代豈可爲逆亂于一朝乞追遣志足明丹款叉籍寵姻戚恃擁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皁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于叉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熈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巨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棄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爲亂荊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叉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爲聖朝懷慚負愧㠯臣赤心慺慺之見宜梟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寃酷之痛方乃崇亞三

事委吕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芟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吕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閭閻、于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叫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魏書韓麒麟附傳、靈太后反政、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擲、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

淸河國臣爲君母服議

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妻、傳曰、何吕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吕一國之貴、子猶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之卑賤、不得仰匹親王、正吕餘厭共同、可吕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土、無臣從服、今

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服㠯朞竊昧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㠯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朞臣亦同朞也明臣之後朞由君服斬若由君服斬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朞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㠯朞此乃據殘文守一隅恐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闕寺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細絰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闇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

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于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問之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包于此矣若復有君爲母大功臣從服朞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爲母大功臣從服朞何爲不備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將結今日之疑且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既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不制服乎爲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逾域過朞而後聞喪復可不

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計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愿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離終身親義既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黜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以朞所以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殊或在此必以臣妻相准未覩其律也子熙誠不能遠探賾籍幽論長智請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憂臣創之痛臣之爲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即吉臣猶朞年仍褻哭于君第創巨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辯然推例求理亦難發若臣服從朞宜依侍中之論脫若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耳臧氏焚坑

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傍以定罪禮缺舊文宜準類以作憲禮有罪同緦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在心實輕于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詳諸二途以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蹙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從輕之責矣 魏書禮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崔光議君服降大功國臣服齊博士封偉伯等議以爲國臣宜小功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議云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一終

全後魏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程駿

駿字驎駒本廣平人世居涼州沮渠茂虔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中涼州平遷于京師文成即位拜著作佐郎遷著作郎爲任城王雲郎中令延興末假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承明中拜祕書令太和九年卒年七十二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

神主祔廟執事官不必賜爵表

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勵有命于大君之辰展心力于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于宗廟而獲賞于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爲至勳吳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既無文于遠代魏晉亦靡

記于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祧清廟致肅而授聿司㠯九品之命懸執事㠯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範乎乖衆之愆伏待罪譴魏書程駿傳顯祖崩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駿獨㠯爲不可表

請停兵招諭淮南表

春秋有云見有禮于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于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㠯勸誡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恒弒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算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埽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諭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宜羲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㠯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于四海且攻難守易則

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貿
僥倖于西南狂虜伺釁于漠北脫或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
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于守本臣愚已爲觀兵
江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
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吳寇異
圖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
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筭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
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頽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
補　魏書程駿傳

慶國頌　幷表

臣聞詩之作也蓋已言志通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
焉上可已頌美聖德下可已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已
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已垂沒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

將及、猶慕康頗彊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冥靈潛顯、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頌曰

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祜、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巡、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眚、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戶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羿浞爲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翊、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

憲章刑律五伕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檥庭屈
漢奚棄忿彼苛刻檥庭曷軌希仁尙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
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呂訊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
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秀
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
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
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
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愼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
鹿車而運廟算失思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
督厥宗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實賴衣食農桑
失本誰耕誰織饑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
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臭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
敢獻愚陋魏書程駿傳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

得一頌 魏書程駿傳駿又奏得一頌始于固業終于無爲十篇

遺令

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器從古。魏書程駿傳 北史四十

常爽

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居涼州。太武西征，歸款，拜宣威將軍。

六經略注序

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

田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于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于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于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于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 魏書常爽傳爽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云云

常景

景字永昌爽孫孝文時為律博士歷門下錄事太常博士宣武時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兼太子屯騎校尉出為元長

安西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孝明卽位召拜謁者僕射加盪遠將軍兼中書舍人還步兵校尉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進號冠軍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左將軍散騎常侍兼尚書持節徐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幽州行臺授光祿大夫陷入杜洛周洛周敗陷入葛榮榮敗還朝永安中除中軍將軍黃門侍郎賜爵高陽子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封濮陽縣子還鄴後除儀同三司武定六年致仕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

家令為公主無服議

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

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趣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禮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朞乖謬彌甚又張虚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魏書常景傳高肇尚平陽公主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景執議謝廷）從之

中書監高允遺德頌

司馬相如讚

長卿有豔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

王褒讚

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

嚴君平讚

嚴公體沈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强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澈、

揚雄讚

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並魏書高允傳

圖古像讚述

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忤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愼獨載參丹青信哉游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載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墮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允匪久人戚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博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于顯而急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于祿利言溺于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徐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棨而正不淵故悔多于地厚禍甚于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因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轍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覩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于無階之天

勢位之危深于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于已成懼德于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㠯知命爲遐齡㠯樂天爲大惠㠯戢智而從時㠯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于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于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倣巍巍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慍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高可㠯持勢欲乘高㠯據榮見直道可㠯修己欲專道㠯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遐道之所全是㠯君子監恃道不可㠯流聲故去聲而懷道監專道不可㠯守勢故去勢㠯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賓繁則貴儉溉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憍侈自親情與道絶事與勢鄰方欲役思㠯持勢乘

勢已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日之變禍難搆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爵帝扃焉得而尊之雖結珮皐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祿交鍾于人事屯難頓萃于時情忠介剖心于白日耿節沈骨于幽靈因斯恩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監之嗚呼監之（魏書常景傳）

洛橋銘

浩浩大川泱泱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惟洛食實曰土中上暎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風前臨少室卻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峘西疆四嶮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昔列見巨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彫曛天地發輝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玄符

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瞻，書軌永懷，保定敷茲，景迹流美，洪模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區。洛陽伽藍記

護軍將軍高顯碑銘

李敞

敞，眞君中爲中書侍郎。

告祭石廟祝文

天子燾謹遣敞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靈。自啓闢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醜，拓定四邊，沖人纂業，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祐，敢以丕功，配饗于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魏書禮志一魏先居幽都，鑿石爲祖宗之廟于烏洛侯國西北，眞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

皇祖先妣祖妣云云

李敷

敷字景文，趙郡平棘人，安西將軍順子。太武時選入中書教學，給事東宮，又為中散。文成即位，遷祕書下大夫，加前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前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襲爵高平公。皇興四年坐弟奕誅。

奏留程駿為著作郎

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為允。（魏書程駿傳：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從之）

李安世

安世，敷從祖弟，與安中為中書學生，天安初拜中散，遷主客令，孝文時，遷主客給事中，出為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

以病免、

上孝明帝疏請均田

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于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采、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

澤乃播均于兆庶如旱如山可有積于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于覬覦守分之士永免于陵奪矣（魏書李孝伯附傳又見通典一）

李豹子

豹子安世從弟

上孝明帝書乞襲爵

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恆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陵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算嘉謀每蒙顧采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乃至如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勳焉出內

勳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沖年纂運未及追敘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徽績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圮先臣榮寵前朝勳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勳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勳著于中聲傳于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于先朝之世先臣絕封于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凡在縲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勵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偽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于張暢傳中略敘先臣對問

雖故賑略盡自欲矜高然邈韻難儷猶見稱載非直存益于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斐構重起于一朝先臣潛魂結草于千載矣魏書李孝伯傳孝伯從封宣城公子安民襲爵壽光侯無子爵除正光三年安民弟豹子上書云云卒不得襲

全後魏文卷三十二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瑒

瑒字琚羅安世子延昌末爲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尋爲高陽王雍友正主簿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歷蕭寶夤統軍假寧遠將軍左丞仍爲別將軍進中書侍郎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于河陰遇害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上言宜禁絕戶爲沙門

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無過于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

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也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魏書李孝伯附傳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又略見北史三十三廣弘明集六

自理

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眞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魏書李孝伯附傳瑒上言絕戶不聽爲沙門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云云罰瑒金一兩

駁司州斷李憐生事

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朞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謀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既懷酖毒之心謂不可參鄰人任計其母在猶宜闔門投畀況今死也引吕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誡彼氓庶肅是刑章 魏書刑罰志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已死其母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參軍許琰謂州判爲允主簿李瑒駮又見通典一百六十七

李謐

謐字永和瑒弟師事孔璠復爲璠師州舉[illegible]才公府辟皆不就延昌四年卒謚貞靜處士

神士賦

歌曰周孔重儒教老莊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平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魏晉逸士李謐傳

明堂制度論

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于經典之眞文援證定疑必有驗于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故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

于救未知其所際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于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于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眞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攷之以訓注博采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攷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

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攷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閈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

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記一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㠯美說飾之㠯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㠯明其制同也

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
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
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
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
玄注曰此葢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
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
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
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
于斯堂雖使班倕搆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
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
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㠯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
㠯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
矣論其堂宇則偪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

恐為鄉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譏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
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
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
云四房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
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
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眾
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
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牖之間而
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
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
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
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樸殷周
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

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㠯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㠯几堂上度㠯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㠯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㠯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而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㠯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

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於覽而揣之、儻或存焉、魏書逸士李謐傳

李憲

憲字仲軌、敦弟子、太和初、襲父式爵濮陽侯、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遷散騎侍郎、拜趙郡太守、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尋兼吏部郎中、遷長史、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永平中、出爲左將軍兗州刺史、坐事除名、正光中、拜光祿大夫、復

本爵濮陽伯，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昌初，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爲梁武帝所執，尋遣歸，付廷尉賜死。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表言周伏興夢狀

門下督周伏興，自去七月患假還家，至十一日夜，夢渡泗水，行至草堂寺南，遥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籠冠，六人從後，興路左而立，至便再拜，問興何人，興對曰：李公門下督，暫使硤石。其人語興：君可回，我是孝文皇帝，中書舍人遣語李憲，勿憂賊堰，此月破矣。興行兩步，錄姓字，令興速白。興寤，驚遂還城，具言夢狀。魏書靈徵志下孝昌二年十一月揚州刺史李憲表

李騫

騫字希義，憲子。正光中國子學生，後爲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

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免後復兼太府少卿除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卒于晉陽贈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文惠

釋情賦并序

單閼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于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覩爽氣而軫慮籠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廁鄴璞于周寶彌魚目于隋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

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遡藩魏之優遊爲衛轉于上葉號木鐸于前修若豢龍之不隕侶窮桑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于先人諒貽厥于來裔書金冊以

葳蕤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其緬邈啟皇祖于庚寅逢軒敎之方洽遇周命之維新讎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五傑佀不速之三人協嗜欲于將至豈物色而方琛荷天寵以來儀步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正內弼諧于本朝外闢土于殊域乘紫氣以厲翮負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並樹于八凱道俱升于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爲嵩同羽儀于班氏均載德于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而相縱黍晉會于弱齒遺堂構于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于百鍊慙忠信于十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于石室豈借書于晉皇求班莊而不遂況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從入三選而誰許本無營于梁魏故未聞于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緇涅而乖所既無愧于四

至安有情于再舉、雖衣冠之未門、而世祿之緒餘、等渤澥之乘雁、類九罭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朋居、室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脩書、少賓容于季彥、謝朋交于太初、在正光之御厤、實明皇之拱己、曾問政于上學、著爲君而我渝、叫閶人以望予、遂陟降于庭止、同雀鵰之謫帝、若謝兼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昏、水羣飛于溟海、火載燃于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横流且其云始、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棊峙、睇三剛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顧茂草以傷懷、覩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莞膠喈而不已、自牽役于宰朝、實有懷于背恥、在下僚而栖屑、願奮迅于泥滓、睠故鄉以臨睨、悵有動于思歸、越來流以鼓枻、溯北風而結騑、入成都之舊宅、反覩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耕而食、且蠶而衣、恆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肴覈、采墳素之

精微誠因閑而養拙亦有樂于嘉肥及句芒御節姑洗之首散遲遲于麗日發依依于弱柳鳥閒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漏聽乃越于笙簧望有踰于新婦裝成服以逍遙顧良辰而聊厚乃席壠而踞石遂嘯儔而命偶同洛沂之五六佔禊洛之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儀于不朽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于少昊爲帝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露于近援起沈寥于遙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觀濤之可蠲遂杖策緩步或漁或畋弋鳧鴈于清溪釣魴鯉于深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于促柱奏淥水于危絃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疏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聊用永年悟柱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于旅懸且自悲于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象魏

而投轍服毳衣㠯從務、乘大車而逝列比、汙海而無紀、喻江河而有缺、睠亟地而懼深、念粢米而悲結、遁有折于玉斗、時忽亡于金鏡、始蒙塵㠯播蕩、卒流亡而居鄗、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難㠯隆基、據殷憂而啟聖、詠南風㠯負扆、居北辰而為政、創彝倫于九疇、班平章于百姓、喻繩契㠯論蹤、援成昭而比盛、酌往鎬之故典、究遐邇之遺令、奄四海㠯為家、開七百而增慶、概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㠯時序、四門穆其惟淸、如得人于漢世、比多士于周庭、有一臣㠯作相、或十亂而為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職、得再入于承明、執綸言之猶紼、歲會弁之如星、非巡濱㠯觀井、信夕惕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揆老子之知足、奉炯誡㠯周旋、抱微猷而與屬、每有偃于唯塵、恆興言于寵辱、思散髮㠯抽簪、願全貞而守樸、睠疏傳㠯徘徊、望申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遂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

有期拚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以戲潁，追許子而升箕，供碁餐于沆瀣，給朝餌于瓊芝，同糟醨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鶬鷂之可賦，鴻鵠之為詩哉。魏書李順附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筑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三終